

新时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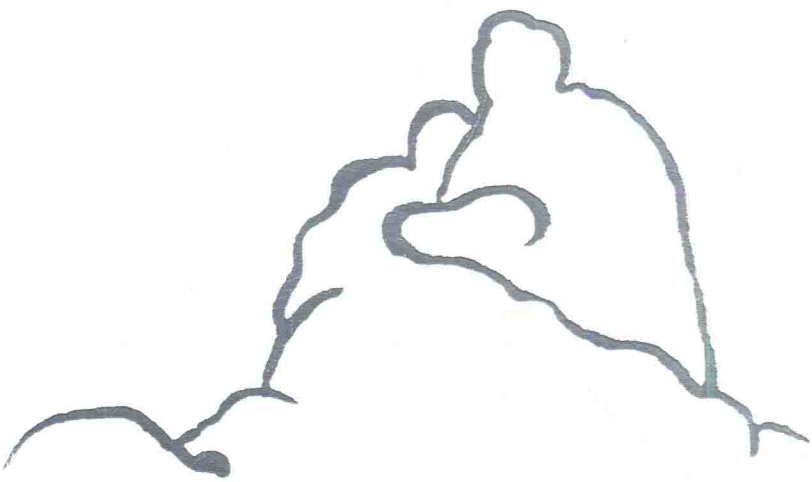
福鼎文学作品选

Selected Works of Fuding's Literature
in New Period

福鼎市文学艺术联合会 编



散文卷



散文卷

福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

新时期



福鼎文学作品选

Selected Works of Fuding's Literature
in New Perio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时期福鼎文学作品选. 散文卷/福鼎市文学艺术
界联合会编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7. 8
ISBN 978-7-5550-1123-1

I. ①新… II. ①福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
—作品综合集—福鼎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18.574②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88805 号

新时期福鼎文学作品选·散文卷

福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

责任编辑 刘徐霖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—87536797

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

厂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80 千字

印 张 25.25
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1123-1

定 价 4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山海交响的乐章

谢 冕

福鼎，地处闽浙交界，人口 60 万，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，清代乾隆四年建县，这里人杰地灵，集山、海、川、岛于一身，同时人文历史的山海也是交相辉映。鬼斧神工用在太姥山，很俗，也很贴切，肖神，肖人，肖物，这种景象，是天地人相互投射、相互印证的一种隐喻。有一组石头叫“二佛谈经”，无声的法音，芸芸众生，各得其解；另一组石头“仙人锯板”，仙人已去，留得踪迹，在岁月繁华中给人以启迪。尤其是云雾起时，入境，仙境，亦幻亦真；俗心，雅趣，自得其乐。

在福鼎，海不辽阔，依山而湾，沙埕、大白鹭、小白鹭、敏灶等连成一条曲折迷人的海岸线。潮水涨时，涌入城镇的溪流，咸淡融汇，若夕阳，若晨辉，熠熠生光；渔民或出海，或归来，各色船只荡漾；高速路，国道，火车轨道，疾驰的各种车辆，或桥上，或水边，山海交融，入眼入心。

在福鼎，山川起伏，葱绿连绵，溪流飞瀑，旧村新颜，点缀其间。闻名遐迩的九鲤溪，四周山势雄伟，密林中清泉流布，汇聚成两条大溪，环绕着村庄，交汇成一条。泛舟溪上，浪花飞溅，两岸青山颠簸着倒退，仿佛时光可以重来。

在福鼎，岛屿星罗棋布，海至深处，不显苍茫。嵛山岛的神奇在于顶上有两个天然淡水湖，曰大天湖、小天湖。湖边，万亩草场，春来绿意葱葱，秋至枯黄绵延。若星夜，天空、海上，点点繁星，交相辉映，可以俯仰，可以耳语，可以相忘。

山海交响，福鼎历来文人辈出。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前辈有林滋秀、杜琨等等，以诗文在历史深处向我们微笑致意，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，谢瑞元（已故）、薛宗碧、狄民、王祥康、白鹭等在八十、九十年代，或诗，或文，唱出了属于自己的歌谣，使现代福鼎文坛一点也不寂寞。这是地理意义和文学意义上的福鼎，我们站在静态的时间逻辑里可以对之发出更清晰的思考。

从九十年代末，福鼎的文坛开始更加繁荣。吴守峰、白荣敏、钟而赞、周宗飞、林宜松等等一个个涌现出来，而且涉及的题材也更加广阔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评论全面开花。这些作者在全国各大刊物上频频露脸。

进入新世纪以后，70、80后作家汇入福鼎文学的大军，王丽枫、曾金珠、陈小虾、福林等等，这时候，福鼎文学呈现出了60、70、80甚至90，四个年代的作者交相辉映，一派繁荣的景象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福鼎的诗歌创作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近十年来，福鼎有一千多首诗歌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等国家级、省级刊物，新世纪以来福鼎诗群蓬勃的发展势态，已成为享誉全国的“闽东诗群”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。

这套大型丛书是福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巡礼，文学是历史发展的文字影相，通过它，我们可以回到历史的现场，在岁月的年轮中启迪人生智慧，进而触摸这里的土地，这里的山川河流、人文气息。

祝福福鼎，祝福福鼎的文学。

2017年7月1日于北京大学

目 录

谢瑞元
/ 1

- 山中岁月 / 2
春天的歌 / 3
绿色灵雨 / 5
竹笠 / 7
渡头月 / 10
风雨灯 / 11
东海捕鲨 / 13
风雨渡 / 15
水上婚礼 / 17

薛宗碧
/ 19

- 父亲 / 20
母亲 / 23
外婆 / 26
鼠曲粿 / 28
太姥月夜 / 30
蚊扰记 / 31
夜宿天湖 / 32
昭明夜话 / 34
照相 / 36

唐颐
/ 39

- 福鼎有个孔子后裔村 / 40
林嵩和太姥山 / 45
走进太极八卦城 / 47

曾章团
/ 51

- 记忆中的石磨 / 52
渡口·母亲 / 53
散落的丰碑 / 56
寻觅东冲 / 60

狄民
/ 65

- 独行太姥 / 66
感受石兰 / 68
山行 / 71
海望 / 72
牛郎岗散想 / 74
山不说话 / 76
天湖吟 / 78
在水中 / 80

郑清清
/ 85

- 生活在母亲的手中像花开 / 86
雨中的春天 / 89

王祥康
/ 93

- 石心水 / 94
资国品美 / 96

吴守峰 / 99
放歌中国 / 100
百花深处赋英华 / 102
腔调的铃记 / 105
太姥山的星光 / 111

白荣敏 / 117
梅雨潭 / 118
火红的身影 / 120
太姥的诗意和风骨 / 125
太姥山间，大师们流连的
身影 / 130

钟而赞 / 137
今天我们拜堂成亲 / 138
奶奶的馈赠 / 144
大地上有个村庄叫屯头 / 148

陈载耀 / 153
美丽的符号 / 154
时间的味道 / 156
沙钟 / 167
诗性的滋润 / 169
写字 / 172

董俊画 / 175
春满西子湖 / 176
栀子花 / 178
美岛天湖 / 180
记忆深处的往事 / 181

陈启西 / 187
插秧客 / 188
繁华流水岚亭集 / 190
溪坪古街 / 192
夜宿鼋潭畔 / 193

陈承宝 / 197
圆明园 / 198
桐山的断桥 / 198
春涨龙山溪 / 200

王丽枫 / 203
黄昏的石兰 / 204
攀越一座山 / 206

蓝雨 / 209
一座静谧的村庄 / 210
童年的四合院 / 212
村庄守护者 / 215

林承雄 / 219
行走八达岭 / 220
九霄碧云洞幽思 / 221
那些生命中的慢和静 / 223

冯文喜 / 227
道中传奇 / 228
我的海滩 / 236

黄建军 / 243
谢肇淛与太姥山 / 244
桐花桐树 / 247
食之缘 / 251

周玉美 / 255
万年青 / 256
梨花梦 / 257
珍珠雪 / 258
山水如画 / 259

谢梅李 / 261
桐江之舞 / 262
周山的牡丹 / 263
大陈面 / 265

黄宝雄 / 267
父亲的不幸与荣幸 / 268
鲁迅与炊事员 / 276

刘建清 / 281
方形竹笋 / 282
怀念我的父亲及他的
战友们 / 284

朱立萍 / 291
一碗面 / 292
乡愁，痛并幸福着 / 293
又飘来那份绿 / 295
走进拉萨 / 296
生命中的两场雪 / 299

刘景鹏 / 301
灯桩与岛屿 / 302
老巷子，老时光 / 303

卓文彬 / 305
又见红树林 / 306
父爱如山 / 308

王雪平 / 313
俺的傻老妈 / 314
远去的蓑衣 / 315
打稻草的那段岁月 / 316
家乡的圩日 / 318
家乡的竹笋 / 319
爷爷的菜园 / 321

李晨 / 323
打拾锦：穿越时空的
妙音 / 324
施厝古韵 / 327

蔡丽军 / 331
人间巽城 / 332
立夏豌豆饭 / 333

吴家宝 / 335
母亲节的愿 / 336

刘芙蓉 / 339
蝴蝶飞进课堂 / 340
廊桥寻梦 / 341
三月，出走 / 343
听雨 / 346

刘秋闽 / 349
怀念绿色 / 350
养心 / 351
只爱素雅 / 353

郑晖红 / 355
花开的声音 / 356
幸福号列车 / 357

董玛娜 / 361
摩崖石刻 / 362
十二年后的礼物 / 363
那场永不消融的雪 / 366

陈丽群 / 371
我的绿儿 / 372
欠君一首诗 / 374

周晓 / 379
人间四月天 / 380
期待一场雨 / 382
老街 / 383

紫藤 / 385
石湖桥 / 386

林典匏 / 389
老枫树随忆 / 390
夜宿金竺寺 / 392



谢瑞元

作品

谢瑞元，笔名吟文，生于1931年2月23日，卒于2013年8月28日，福建省福鼎市人。中国作协会员，宁德市作协副主席。曾出版长篇小说《书院钟声》，散文集《女神的山》《渡头月》《红梅雨》。散文作品11次获得全国性大奖，《竹笠》《风雨渡》《故乡茶亭》等十多篇作品被收入《写作辞典》《新华文摘》《散文获奖作品集》《短篇散文选萃》及人民日报出版社《晨光短笛》等书刊。《竹笠》《风雨渡》还分别被收入浙江省中学教材、华东师大附中教材。

山中岁月

我总感到，记忆虽已发黄，而那段山中岁月，是不该忘却的。

与山阔别，我的眼帘，还时时闪着山影。往事回首，令我一惊：从青丝到白发，岁月留下将近三十个年轮的印痕。而这印痕，却是烙在山岩上的。

一位美学家认为，人在山旁便是仙。因为山是空灵的，使人有飘飘欲仙之感。若是这样，我是合格的仙了：因为我非但近山，且是长期住在山中。

我一脚踏入深山，正是青春年华。在山重水复中，疏落着几座矮屋。在农舍用竹席一围，便是我的宿舍。离村居很远，搬掉宫里神龛上香炉，贴上毛主席像，便是学校了。开学伊始，筹借几张梳头桌，十来个学生坐着上课了。这是深山有史以来的第一堂课：时值1952年秋天。

乍一住在深山，我没有飘飘然的感觉，心情却是沉重的。每当晨昏，我凭窗听竹叶在风中寂寞地奏鸣。在我泪眼模糊中，竹鸡鸟啼着相思的曲子。这伤心、惆怅，是莫名的，说不出是什么原因。

屋主女儿很伶俐。她可能窥见我心灵的忧伤，常在上山割草时，采一束野花插在竹笠上带下山来，供在我的案上，或采些野栗子，在山上烤熟裹在围裙里。当她把肩上那捆草卸下后，笑吟吟地用手捧给我。每次，我上城回来，她在村外茶亭等我，并替我挑东西。

山中花乱开，很难辨别时序。记得杜鹃花开时，我赶排歌舞配合搞宣传。家长们听说孩子演戏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忙扛来门板在山坡上搭戏台。我用糖果纸作裙子的花边，女孩子们高兴极了。演戏那晚，山野火把星星点点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。

山中秋天，冷极了。何况，宫里又没有门窗。这时，又是农忙时候，学生们去拾乌柏籽，挖零落畦里的小地瓜。原只十来人，这时更少了。在寒风中苦读，学生们衣着又单薄。我“灵感”来了，“发明”了“打稻桶教学

法”——用农民搁在门前的打稻桶，我们蹲在桶里上课，既能晒到太阳，又可避风。

一天，我正蹲在桶里讲课，一个老太婆爬上岭来，颤抖的手拿着信纸。原来，她想给远方的儿子写信。她恳求着说：“哎！老师，我不识字，看黑黑，摸平平，真苦哇！”于是，我决心办夜校了。每当夜幕落下山谷，妇女们背着孩子来上课。一个妇女识了些字后，快活了，托人送来五个鸡蛋，叫我一定要收下，不然她是过意不去的。

几十年的山中岁月，磨炼我能耐得寂寞。久而久之，反而尝到寂寞的甜头：

每当夜晚，门扉一掩，窗灯一亮，幽深处有一种诗意的感觉。我怎么形容静呢？我只感四周的世界，是那么空旷辽阔，野外声音点点，都十分清晰。偌大的静包裹着我，压迫着我，我始而感到悚然。逐渐适应后，觉得它如浓酒，使我迷醉。俗谓“买安求静”，我系寒士，而这静却不用买的。此刻，我伏案备着三复式的教案，改着密密麻麻的课卷。每当倦时，泡一杯浓茶，慢慢儿品着，欣赏着窗前的山中舒舒朗朗的月亮。

1981年秋天，我辞别了山。正是春晖寸草，怎能言报？如今，我每当见到远山，令我无限思念，愈感到她的美。这诚如美学家说的，是距离的美。但我不敢苟同的是，我不感到山是空灵的，我认为她是沉默的、实在的、倔强的。山给我的并非一味是飘飘欲仙的空灵感。我在山中有过痛苦，也有过欢乐。我认为，我才是真正的生活。

春天的歌

牛背的笛声

晨雾逐渐消散，桐江里树影逐渐清晰了。哦！是谁这么早在桃园里培土？

他愉悦地听着什么？——从南岸传来了笛声。笛声跌落在水面上，流得很远、很远……那清澈的桐江，映着那骑牛横笛的倒影。这孩子是“牛司令”，头剪“一片瓦”，脸蛋儿圆圆。

早春二月，桐江两岸大闹春耕，大人、小孩都忙呐。瞧！那牛背上驮着各种果苗——桃、李、橘、柚……叫孩子怎么不快活呢？！笛声渡过桐江，传到北岸。这时，从北岸顺流而下，传来了笛声。啊！江里又映着骑牛横笛的倒影。这女孩叫笑妹，头扎羊角辫，脸如桃花。叫她怎么不乐——现刻，她们的植树计划超额完成了。

随着阵阵笛声，两岸传来一串笑声。啊！怎么叫人不欢欣呢？！——这梧桐之江变成百花江了。瞧！“牛司令”神气极了，挺胸凸肚的，朝北岸吹着。笛声化成淙淙的桃花水，奔腾着、激溅着，流进新开辟的百果园里。霎时，眼前仿佛呈现叶茂花红，硕果累累。此刻，笛声显得那么喜悦与自豪。笑妹是个犟女孩，怎肯认输呢？！笛声化成漫天春雨，浇洒着她心爱的百果园、万宝山，那芬芳的音符，显耀与骄傲地缓缓飞翔着，那意思仿佛是：百果园稀罕什么？我们种的果树不比你们少，还种了桉树、松树、柏树、樟树哩！“牛司令”听到北岸笛声，又横笛吹了起来。随着笛声的召唤，南岸放牛孩子围拢来了，抢着从牛背上搬下果苗，繁忙地栽了起来，并喊：“比比吧，今天看谁栽得多！”笑妹听了，如火中撮盐，笛孔溅出激越的歌声，毫不示弱，表示应战！这时，老支书从桃园出来，哈哈笑说：“好哇，来个栽树比赛吧！”

这时，早霞满天，桐江像被谁泼了胭脂，流着芬芳的桃花水，流着从牛背跌落的笛声……

吉祥草

三月清明，奶奶从遥远的山村，捎来一篮“鼠曲棵”。望着这篮嫩绿色的“鼠曲棵”，勾起我童年的记忆：

小时，每当三月清明，我提着竹篮儿，跟奶奶去采鼠曲草。它长在田畔、山坡湿地上，花儿淡黄，嫩绿的叶瓣儿上，闪着晶莹的晨露，密生洁白的棉

毛，散发着清香。我们采撷时，心头充满着欢欣。这时，奶奶微笑着说：“吃了‘鼠曲粿’，‘落春’了，农事便忙了。”每当采集到满满的一篮，在小溪边洗净，便晾在家里。

“鼠曲粿”是故乡“吃春”时节的主菜。奶奶是做“鼠曲粿”的能手。她把晒干的鼠曲草磨成粉，和在糯米粉里，用笼子蒸熟后，做成小巧玲珑的梅花、杜鹃、石榴等花形，然后拌糖或煮或炒，清甜美味。一种是把鲜鼠曲草蒸熟，和在蒸熟的粳米里，拿到村前水碓去舂。这时，大碓里闪着盏盏金亮的灯火。舂“鼠曲粿”的男女青年，盘着抒情的山歌，欢声阵阵，笑语频频，热闹极了。舂“鼠曲粿”的咔嚓声与流水的哗哗声，组成生活芬芳的音符，在绿色的田野上款款飞翔。朦胧的春夜月，也从云缝中露出欢欣的笑容，窥视着这幸福的节日山村。每当舂完一臼嫩绿、喷香的“鼠曲粿”，便放在厚而坚实的宽长垫板上，于是一阵繁忙的搓捏，做成各种象征吉祥、幸福的形状：宝塔、白鹤、寿星……在众多艺术品中，奶奶捏塑的形象栩栩如生，博得大伙好评。

奶奶对鼠曲草充满感情。她称它是瑞祥之草，吃了能避邪除病，人寿年丰。以后，我虽离了故土，居住城镇，每当三月清明，她总捎一篮“鼠曲粿”来，祈愿我一家也吉祥如意。

在童稚的回忆里，是一片充满明媚春光的芳草。我的相思化成一只彩蝶，永远迷恋着它。我想：农村如今已驱除了邪祟，奶奶愿望已经实现，吉祥草又长满山野了……

绿色灵雨

山谷弥漫着淡蓝色的晨雾，雨是绿的。

绿雨是那么轻灵潇洒，晶莹闪亮。它洒在山坡的树苗上，洒在破土而出的春笋中，洒在秧田里。山谷幽静极了，只听绿雨在纵情歌唱，夹着牛儿梨

田的吆喝声，并从远处丛林传来的机器声。

欢乐、甜蜜的绿雨在飘洒着。它敲打屋瓦、窗扉、阔叶、竹笠上，如珠似玉，叮叮当当。在斜风细雨中，在漠漠水田里，那戴着竹笠、穿着雨衣在犁田的人们，神情是那么舒畅；牛儿倾斜着角儿在拉着犁。啊！山谷沉浸在绿雨的欢歌中。

家家屋里静悄悄的。绿雨敲打着锁闭的屋门。哦！春耕大忙，待在村头那幢楼屋里的是春生哥吗？他怎么眼睛失明了！——

去年清明时节，他在田里插秧时，忽见村西头制药厂失火了。他忙撂下秧苗，直奔失火点——冰片车间。这是真正的赴汤蹈火啊！在浓烟里，在烈焰中，他抢搬结晶槽，又从过道中滚出几桶六母油时，被烈火封锁在围墙的角落里。怎么办？——越墙，越墙，别无他路啊！他身材魁梧，只要就近登上油桶，完全可以越过三米高的围墙。这时，他神情是那么严肃，眼里闪烁着无畏、坚毅的光芒，却忍着烈火燃烧的剧痛，用他那双有力的大手，将一个已攀着墙沿又无法翻越过去的姑娘，托上墙去。火势愈来愈猛，他正要越墙，发现两个女工个子矮小攀不上墙。这时，他双臂力乏了，便毅然蹲了下来，用肩膀将两人先后顶高，越过围墙。在一阵难堪的灼痛中醒来时，他已躺在医院里了。原来，他被烧昏倒时，人们砸墙而入，把他救出的。他灼伤严重，经医生抢救才脱险，但双目却从此失明了。他救的那个姑娘是翠妹。她是在制药厂附近田里插秧，看见起火先他冲入救火的……

绿雨不知人心事，这时由疏而密地下着。急骤的雨珠儿，在他窗前阔大的芭蕉叶上敲打着。听着雨打芭蕉，他英俊的剑眉紧锁了。裹在春雨声中，窗外频频传来吆喝牛儿犁田的声音。听着这优美的春耕二重奏，他仿佛了溶满香甜的桃花水的田里，犁叶如飞，泥浪滚滚。而他如今不能驾犁挥鞭在广袤的水田里驰骋。他是铁骨铮铮的汉子总不能事事让人代劳。哎！他顶得了繁重的农活，受得住烈火的考验，却承担不了这么多人的巨大关怀，尤其是翠妹的深情厚谊啊！

在急骤的雨声中，这时远处机声越来越近了。哦！是谁驾驶着拖拉机，从城里回来了！——哦！是翠妹嘛。她脸像野山茶花一样朴素，总含着腼腆

的微笑。此刻，她仿佛感到有点儿急躁，拖拉机穿过雨帘，直奔村头而来。呃！可是，她怎么不入家门，却把拖拉机驶到坝头田里呢？……

从春到秋，她每发觉他胸闷、烦躁，似在无声叹息时，便搀扶着他沿着村前那条流水淙淙、桃红柳绿的溪堤上散心；朝朝暮暮，又如何排遣寂寞呢？她便把一只自己旦夕采野菜喂大的肥猪出售，买了收音机让他听；他一换衣衫，她便替他洗……一年来，她以一顶两，替他代耕代种，并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日常生活。

机声透过雨帘，传到芭蕉窗下。他听着春雨，心里正感焦急，只听机声愈来愈近了。他侧耳凝神地听着，分辨出是来自坝头田里，不禁惊愕了：呃！是谁替他犁田呢？他正猜想着，从远而近传来一阵脚步声。这脚步声是那么熟悉、欢快——哦！是他妈妈从田里回来了。她未到家门便欢乐地喊：“孩子，不用烦了，翠妹替我们犁田啦！”他一听蓦地站了起来，探头窗外，两手激动得发抖，说：“哦！妈妈，翠妹又替我们犁田？”“是呐！孩子！”于是，他在妈妈搀扶下，来到机声隆隆的坝头田边。他朝机声方向喊：“翠妹，你忙呐，怎么先替我们犁田？”机声突然停了，翠妹望着在绿雨中的母子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你爸爸风湿痛，你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心里一酸，眼睛湿润了。啊！这梗塞心头的千言万语，这梗塞心头的万语千言，怎么吐露，又何必吐露？

山谷弥漫着淡蓝色的晨雾，雨是绿的。啊！飘飘绿雨，是她心灵的雨珠儿吗？它是如此圣洁、晶亮、甘甜，滋润着他焦急的心田……

竹 笠

黄昏时分，我在竹乡迷路了。

面前是一片绿雾似的竹海，往哪儿走呢？我真是焦急极了。这时，由远而近，传来咔嚓咔嚓的脚步声。我抬头一望，是个畚家女孩，约十来岁，头

扎红头绳，苹果脸儿，项系红领巾与缀一串彩珠，身背竹篓儿，着深蓝镶花宫装，正在沿途俯拾飘落的金黄色的竹叶。

我如在雾海见到航灯，欢喜极了，上前急问：“小孩在，翠竹岩往哪儿走？”她蓦地抬头一愣：“哦！同志，您上翠竹岩吗？我带路。”我感激地说：“麻烦你了。”她不好意思地一笑：“麻烦什么？顺路儿嘛。”我望着她的背篓，好奇地问：“你拾竹叶裹粽子吗？”她指着头上戴的竹笠，哈哈笑说：“不，做竹笠的衬里哩。”只见她头戴的竹笠，很玲珑别致：在那塔形的尖顶上，嵌着一颗闪亮的珠儿。竹笠上，画着闪闪的红星；竹笠里，衬着金黄的竹叶。笠绳系着一串五彩珠儿。我很羡慕，便问：“这竹笠哪儿买的？”她自豪地说：“是我仿照妈妈那顶编的。妈妈像我这么大，戴上这样的竹笠，当上红军小交通员哩！”我省悟道：“哦，怪不得的！那你如今戴上这画着闪闪红星的竹笠，不也像个小红军嘛！”她甜甜地笑了，说：“嗯！我们少先队员为了向老红军学习，在学校搞勤工俭学——自己编竹笠哩。”

夕阳从竹叶间筛下斑驳的碎影。归林倦鸟在啁啾着。她边拾着竹叶，边领着我走。约莫半个钟头，只听有人喊道：“竹芯，快回来吃饭啰！”这时，她抱歉似地指着说：“同志，您上翠竹岩，顺这条路走，不一会儿就到了。我回家去，妈妈叫我啦。”只见崖直站着一位头发苍白的妇女。我说：“哦！是你妈妈吗？”她点头说：“嗯！”又向我喊声“再见”，便飞也似的跑了。

我爬上坎坷山路，便到翠竹岩畲寨了。只见座座木屋亮着灯火，三五成群的畲家姑娘在编着竹笠。我找到畲村小学，蓝竹青老师一见惊喜地问：“您怎么认得路？”我把途中经过说了。她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竹乡无门都是路——幸亏您碰到我的学生，不然要在林中过夜哩。”说罢，她带我登上木屋。楼上很宽敞，有教室、宿舍、劳作室。只见劳作室里，堆满斗盘、竹笠。那竹笠编有各种花形图案：桃花、杜鹃、梅花、石榴……那千万条嫩绿的竹丝，交织着孩子们勤劳与智慧，幸福与欢欣。蓝老师指着窗下一架简便的机器，说：“这架破竹机，是我们设计的。这道工序解决了，速度快多了。”又说：“编竹笠是畲乡的风俗习惯。编出各种花形图案，象征着吉祥如意，岁月如花啊！”